

神示
苍生
三部曲

伤舟

映泉 著

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神示苍生三部曲

伤舟

映身

(鄂)新登字 05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伤舟/映泉著. —武汉:长江文艺出版社, 1998

(神示苍生三部曲; 2)

ISBN 7 - 5354 - 1635 - 7

I. 伤… II. 映…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IV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97) 第 23661 号

责任编辑:张正平

责任校对:朱久山

封面设计:刘 英

责任印制:周铁衡

出版者:长江文艺出版社(武汉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) 邮编:430022

发行者:长江文艺出版社 印刷者:北京泽明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(电话:85837121)

开 本:850mm × 1168mm 1/32

插 页:2 印张:15.625

版 次:1998 年 4 月第 1 版

2003 年 9 月第 2 次印刷

字 数:330 千字

印 数:5001—8000

ISBN 7 - 5354 - 1635 - 7/I · 1268

定价:28.00 元(简精装)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寄给厂方负责调换。

自序

我们正处于一个伟大的时代，正经历着一场伟大的变革。翻遍古籍，什么时候有过这么大的舞台供如此之多的人尽情驰骋？也许经历过太久的沉闷，也许适应了过长的贫寒，突然拆开了身心的束缚和思想的禁锢，我们看见的空间是如此之大，道路是如此之宽，于是，蓄积得过久的力量便迸发出来，为了民族的昌盛，也为了实现自我的价值，万众一心，各显神通。

千载难逢的机缘，却也有千年未遇的难题。各自想着各自的命运，各自制定着各自的目标，因此，这世界变得奇妙无比，而又神秘莫测。梦寐以求的，一直没有看见；仿佛就在手边的，竟越求越远；算盘拨得熟练的，反倒被傻瓜算了；小心谨慎的，在关键处却虚了一脚；爱得死去活来，哪知是个误会；恨得咬牙切齿，却又是盟友；拼命挣来的，未必是想要的东西；艰难跋涉的目的地，原来竟是不想到的地方……朋友的圈子重新组合，情人的标准重新审视；利益与道义，有如熊掌与鱼，往往不可得兼；得到的与失掉的，好

比西瓜与芝麻，常常做了错误的选择。这些，便是被五彩缤纷遮盖着的现实。

这套书，展示的就是这种色彩。总题目叫做《神示苍生》，寓意在于苍生的不由自主。这神，是百川归海的大趋势，不由你不动；也是似近却远的灯塔，让我们难顾风雨，同往那一个方向奋进。

第一本叫《红尘》，说的是今天的人间烟火。

红尘滚滚，人海茫茫，大家都在追寻什么？恐怕我们自己也未必说得清楚。一个村姑，何以跟海外大贾撞到了一起？一个谁都看不起的老头，怎知他不是个卧薪尝胆的勾践？海内海外，穷乡都市，莫名其妙地筛到了一起；君子小人，文人武夫，糊里糊涂都成了同一幕戏的角色；过去未来，新帐旧债，都将在这一刻一笔笔清算。不可能的事成了可能，想不到的事正在发生，这就是今天的奇妙之处。谁都不甘于寂寞，都要展示自己的魅力和能耐，便不可避免地与他人碰撞，悲喜剧就这样产生了。既是红尘，便不是那么纯正，许多道理，许多感悟，只有在碰撞之后方能明白。

第二本叫《伤舟》，顾名思义，受伤之孤舟。

之所以受伤，是因为那个多风多雨的年代，更因为他自己爱在海浪中颠簸。一次次成功，一次次失败，事业的成功处，就是人生的失败处。爬得越高，跌得越重——这是特殊年代送给奋斗者的至理名言。然而人对事业的追求和对功利的渴望总是压抑不住，尽管碰得遍体鳞伤，仍是管不住自己。弄到最后，他将全部的热情用来对付人，伤了别人，更伤了他自己，直到他发现得到的反比失掉的多。八年前，我将它的一部分在杂志上发表，取名为《人约黄昏后》，曾赚取过几

掬同情的泪。经过重新打整，换掉了女主角的名字，因为她与另一主角同是一个“云”字。

第三本叫《积垢》。是社会的尘垢，也是观念思想上的杂汁。

桃花盛开之时，细菌也苏醒了；打开了窗户，随着清新的风，也飞进了苍蝇和蚊子——这是人们对新时期的总结。春风荡漾中，一幢幢高楼大厦在汗水里矗起；色彩纷呈下，一笔笔金钱在谈笑风生间转移。大都市如吹气泡似地膨胀，豪华车像变魔术般地增多。楼内笙箫管弦，楼外仕女如云，灯红酒绿，觥筹交错，晕晕乎乎都做着奇怪的梦——难得将它一笔说清，借一首元人周文质的散曲，来形容一下这风景。题目叫《叨叨令·自叹》：

筑墙的曾入高宗梦，钓鱼的也应飞熊梦，受贫的是个凄凉梦，做官的是个繁华梦。笑煞人也末哥，笑煞人也末哥！梦中又说人间梦。

再说说这部书的来历。有人说，现今创作是长篇不及中篇，中篇不及短篇，短篇不及报上花边（有人叫文化“快餐”，有人叫“文化零食”，不是鲁迅的花边文学）。我这人反应迟钝，不信邪也不听劝，再加上除了爬格子别无事情可做，便横扛竹竿进城，憋到底了。不但写长篇，而且一写就是三大本，我就不信卖不出去！十二亿人，总不成都去吃零食了，总不成找不到几个知音。我就这么想着写着，三大本便产生了。这是聪明人不会去干的买卖。

我是个专业写书的，既无丢不起的身份，也无摆不脱的

政务，倒好，有足够的时间写，直写得将爬格子当跳舞打麻将，有滋有味，倒不太在乎出路。我的朋友多，工农商学兵，大亨穷光蛋，方方面面都有联系。有人开玩笑说我社会关系复杂，其实这也好，到人所不到，便见人所不见。而且还做过几年生意，为了知道梨子的滋味，亲自去啃过一口。几年下来，我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：得意的，赚的是小钱得的是小利，真正赚得多的却是一脸麻木；要死要活的，输的只是小本，输得多的倒说“问题不大”；那些为了还银行贷款愁眉不展的，贷的钱一定不多，欠大钱的反倒气壮山河，要银行去叫他爹娘；钱是资本，有时候穷也是资本……这些都是生活，是我的朋友们提供的生活来源，是我尝了那一口苦涩的代价。你要做生意？你要找门路？你要了解行情？我就先请你掏腰包买上这套书，读完了我们再说。

有人说，市场经济了，卖得出去的就是好书。但又有人说，地摊上的东西销量倒多，却是乌七八糟，真正的好书出不来，意思是说，卖不动出不了的就是好书。我既不信没人读的就是好书，也不信有人读的都是好书，尤其是非学术著作的小说。是好是不好，各人自有各人的尺度，能够让读者在书中找到一点共鸣的东西，便是写作者的欣慰。

第一章

一条大河从北向南弯弯绕绕，一时依着东边的山，一时依着西边的山，在它漫长的改道过程中，将腹下淤出大片大片的积沙，便成了养育人类的肥沃土地。其中有一块叫肚皮塘，因为它太像女人的肚皮，而孕育人的子宫正在它的深层。肚皮塘是本县产粮的好地方，人多地大，从古到今，凡是在本县当头儿的，无不将目光盯在这块土地上。

在山岗与田畈接头处有一棵大皂楠树，树下散落着几幢破烂的房舍。一天夜晚，天将亮不亮时分，有人发现那里一片红光，以为那边失火。可是却又没有火焰。人们呆呆看着的时候，忽然听见那边传来了婴儿的啼哭。于是人们大惊，那里只怕出了个大人物。不知不觉间天亮了，人们跑到那里去看，只见皂楠树上落满了喜鹊，叽喳喳叫个不停，还有些落

在那破屋上叫，有的在周围盘旋。一打听，原来黄老忠家生了儿子。平时跟黄家少来往的人们，因了这一奇景的出现，竞相跑去祝贺，并向一家人传递着这一奇迹。黄老忠被人们恭维着，也以为生下个龙种，一家欢喜不尽，天天灶里不断火，招待前来送好话的客人。

没满月，先后到了阴阳先生，阴阳先生说 he 老远看见这里有王者气象才找来的。吃了一顿饭，围着房子走了三圈，嗟叹良久才离去。接着来了算命先生，算命先生掐着指头说某日某时有贵人出世，他来打听情况，也喝了一顿酒，说几句“好自珍重”之类的话才走。接着来了看相先生，看相的把孩子抱到大门口左看右看，前看后看，大声说道：“没错，是他！”爹妈亲戚问是谁，看相的果断地说：“韩信！”最后来的是个和尚，也吃了一顿饭，抱着婴儿说：“喂，还认得我吗？”这小子也怪，忽然笑起来。和尚打个哈哈，说声：“二十年后再会。”走了。人们跟着他问，这孩子到底什么来头？和尚说，天机不可泄露，唱着谁也听不懂的歌走了。

认定他是文武全才，不好取名文武，便取名文玉，玉者坚也。大家都说这小子有来头，让两口子有了生活的热情和希望，便看得如一口气。这小子慢慢长大，倒也真的不同凡响。首先是他有一双好看的鹞眼，眼里的圆圈几分明，大圈套小圈，一层深一层；其次他有一鹰钩鼻，配在白里透红的脸上，颇有看头。再加他聪明异常，先生让他背书，背过一遍的都记得；先生讲过的意思他领会得也快。先生说，这孩子真的不简单。他的爹妈每每听人说儿子的好话，凡说好话的都以茶饭招待，尽管吃空了家底，心里却是美滋滋的。

黄老忠是个老实的庄稼汉，认不得字，更不懂得历史，也

就谈不上思考。日本鬼子投降，再过几年，解放了，没有仗打，要韩信出世干什么？过了几年安逸日子，家境渐渐不行了，随着那时候的大气候，生活就越来越艰难。到后来，常常吃了上顿没下顿，老爹盼不到儿子成气候，就病了，在队里成了一个半劳力。到了这时候，他才意识到那些送高帽子的家伙，无论来历还是所说的话都是值得怀疑的。更糟糕的是发现儿子一点也不像他，便对母子没有了好颜色，不是打就是骂。

就在一家既无粮吃而老黄又对儿产生疑惑的那年冬天，来了一个讨饭的，老爹认出来，他就是当年抱着儿子说二十年后再见的和尚。本来窝了一肚子气，此时见了这个家伙就如见了杀父仇人，以为自己的穷困皆因和尚的假话而起，便抄起一根扁担就打过去。那个还俗的和尚也饿得有气无力，扁担还没打到身上他就滚倒了。他跪在地下说，当年三教九流没处吃饭，听人说这里生了个儿子而且还有些传说，才来混顿饭吃的。老爹恨极，却又无可奈何。因为儿子已经进了中学，让他不读书了，回来吃得比爹妈还多，不如在学校呆着实惠。文玉妈也不知这家伙怎么长成了如此怪模样，丈夫欺负她时，她只是哭着分辩，说她一辈子没离开过这幢破房子。好在有人发现那额头跟他爹的一模一样，这才免除了他的冷眼折磨。

黄文玉从村小读到乡办高小，从高小读到县里中学，从初中读到高中，学习倒是不错，尽管一时去炼钢铁，一时去种菜。老师们考虑的是先让学生们填肚子，其次才是学知识，黄文玉却把学习看得很重。那些传说一直鼓励着他，他想成为一个人物。他的那一双鹞眼和一个鹰钩鼻，随着年龄的增

长，似乎不再有孩子时那样好看，倒让人觉得这个家伙不是个好人。东西没有学到特殊的，倒在上学几年的来来去去中，跟一个女孩子结下了扯不清的情丝。

上中学必须到县城去，十里路程，学生们每星期天晚上赶到学校，星期六晚上赶回家。因为一路有好几个渡口，河坝里尽是芭茅草，还有几条岔路，翻越山岗，穿过树林，天晚就让人害怕，要么早走，要么结伴同行。中学的少男少女们，已经情窦初开，就在这种来来去去中，有的便产生出撕扯不开的恋情，于是这十里凶险路程就有了说不尽的绵绵情义。

这是夏日的傍晚，星期六。毕业考试本来结束得很早，学校一下子就空了。有个小子倒不急，慢慢腾腾收这收那，一直捱到天晚他才出了城。等在一个行人稀少的岔路口，焦灼地望一会儿通向城内的大路，又望一会儿路上的行人。他就是黄文玉。黄昏是迷人的，无论春夏秋冬，还是阴晴雨雪。尤其是星期六，黄昏充满了柔情蜜意，他曾为盼望每一个黄昏而魂不守舍，既为它的到来而心颤，又为它的离去而痛惜。

因为，他等的是一个女孩儿。

考试完了，高中毕业了，学生生涯便告结束。他自己几分高兴，几分忧伤，外人看着那形象却十分可笑。他的头发不是理发师理的，而是剃头师傅操持新式推剪干的，脑袋四周光光溜溜，顶上留一片黑而长的头发，便如被孝子贤孙整了一番的祖坟；穿的是家机布，妈为了适应新潮，也请裁缝做成了衬衣模样，谁知家机布是越绷越松，所有的扣眼儿都管不住扣子，不得不将扣子改大，白衬衣上便安上了黑扣子；裤子是直腰的，口袋是里层贴一块布，腰里用一根松紧绳管

束着；光脚板上套一双瓦口布鞋，底子已经穿了；背上背一床印花布被子，手拎一只布口袋，书和罐子缸子装在一起……他的眼珠不停地转动，从他面前经过的人无不对他打量一番，因为那一个鹰钩鼻和一双鹞眼十分突出。整体形象综合到一起，就如一只刚出窝找不到食吃的猫头鹰，一副十足的寒酸相。那时他决没有估计到这副模样还会在几十年后成为甜蜜的回亿。

一阵风吹来，他身上一颤。抬起头来，乌云在天空翻滚着，落日的余晖将那些云团镶上了恐怖的金边。身旁的芭茅草呼呼啦啦在风中翻卷，远处河里腾起一阵阵细浪，跟草花连成一片惨白。他有些骇怕，但一想和她在一起，又为有这样的天气感到高兴。黑暗和风雨可以掩盖内心的怯弱，可以让她贴自己更近，使这星期六的黄昏更多几分诗情画意。体内有一股热流在冲撞着，风暴煽起了他的情焰。他盼她快来，今晚要有所作为，将以往的遗憾补偿。同时他默祷着，巴望着这雨稍候些时候，等到了半路人稀的地方再下吧。

云越堆越厚，可她没来。

多少个星期六？多少个黄昏？记不得了。星期六的黄昏在他一直是多情的。家住离县城十里路的村尾，离村里四里路外的山冲住着她。上学或者回家，她总要从他家经过，不知从什么时候起，每星期天他都要等她，然后一路上学；每星期六他仍要等她，在这城外的岔路口等她来了一同回家。也不知从什么时候起，他离校迟了，为了让同校的家乡人先走一步，而她更迟，总要捱到黄昏才露面。他明白，她也是要避免路人的，更要避开同学，跟他一路品尝十里路程的滋味儿。多情的星期六，多情的黄昏，不信世界上还有另外的人

能体味。

然而灵魂深处天生卑怯，一次又一次机缘白白放过，多情的黄昏如一团多情的雾，留给他的是一片空洞迷惘。他从星期一早上就后悔，一边鼓足勇气等待下一个星期六到来；到下一个星期一，依然后悔。对镜洗脸，凝视着镜里的一双眼睛，他咒骂是这张脸没有生好。

谁都说不清是什么原因，苍天给他脸上安下了鸬眼和鹰鼻。那眼里的瞳孔是灰色的，大圈儿套小圈儿，十分清晰。那双眼深不可测，视线咄咄逼人，女孩子不敢望他，男孩子便传播流言蜚语：鹰鼻鸬眼不可交！他很难堪，很痛苦。谁不嫌弃他，他会从心里感激。毕业班学生都照了相，你送我，我送你，许多男女还在照片背后写下了各自的恋情，就只他的照片没人要。他觉得他的鸬眼没人接受。

只有她说，这眼好看。

是一个记不起来的日子，只知道是星期六的黄昏。他在固定的地方等她。她来了，两人的目光一接触她就避开了，接着脸儿绯红，羞答答无所适从。

“你这眼……真有意思。”她说。

说起眼他很悲哀：“我晓得，很丑。”

“不不。”她急急分辩，“不丑。真的，不丑。望着这眼就、就忘不了……”

他不明白“忘不了”说明丑还是丑，只是从她羞答答的模样中感觉出她不讨厌他。于是他要陪她一路走。粮食不够吃，上学时家里就为孩子塞满罐子瓶子缸子，无非白菜青菜萝卜菜。星期六回家就把这些器物带着，每人一大袋子。他总是帮她拎着。他们同校不同班，她低他一级。他已经快二

十岁，身板粗壮，满脸粉刺正在消退，嘴唇上钻出了细细的胡子。他时刻感觉到体内有一股邪气冲撞，带给他无边的痛苦和羞耻。

但在她面前，他却胆小。她才十七岁，还没完全成熟，但一个女人应该有的凸凹处已经布置停当，肌肉和血液正把细嫩的皮肤往紧处绷。

两人走在一起时，路窄了，也不平了，两个身子的什么部位总喜欢碰着。她的肩磕着他的胸肌，他的手碰着她的臀部；碰着胸肌的肩头觉得厚实，觉着了沉重，她便把自己想成柔弱的一片雪或是别的什么脆弱的东西，让他把她击碎，尔后融进那坚实的胸部去；碰着臀部的手感觉到了柔软丰隆，使他想到了一块土地，那丰隆的部位随着步履起伏张弛错动，他觉着了心头的惊悸，手便发热，出汗；缩回手，却又一次磕碰。磕碰中传递着绵绵柔情，细琢磨却虚无缥缈，没有着落。两人说着不相干的话，肉体的短暂接触来不及品味，唯等着夜深人静时独自追忆、反省，那细如发丝的感觉才能凸现出来。

他们曾在月光下抄小路过河，脚下的卵石溜溜滑滑，她全身倚在他一只胳膊上。芭茅草遮盖着两岸，轻纱似的雾霭让远山近水一片朦胧，令人心醉的景色，令人销魂的躯体，组成了这千载难逢的机缘。他分明感觉到了她的用心和企盼，却又害怕。他永远弄不清威胁来自何方。他的脚很正经地往前迈动，那只胳膊很磊落地抬着，灵魂深处自我过滤，浮进脑海的是不带半点沉渣的英雄气概和责任感。

然而半夜里，他却遗憾。

不久前他们曾经过一场暴风雨。前不着村后不着店，暴

风雨突然来临。他们奔跑着，偏偏找不着一块遮雨的地方。后来他们跳下大路，跑到一块石头下。大雨如注，气温骤降，起初还嘻嘻哈哈，但等她的背靠上他的胸，娇弱的身子瑟瑟发抖时，他就笑不出来了，手脚也不敢乱动了。他的目光越过她的肩头，望见那隆起的乳胸上贴着湿透的衬衫，随着呼吸上下起伏；湿漉漉的大腿清楚地感受到她臀部肌肉的压力和温暖。厚厚的雨帘隔断了世界，这个小小的空间只有他和她。他实在没有理由不搂着她。但他一动不动，像一根木桩保持着死一般地坚定，让她靠着。一只手触在她的髋部，只消往上抬起十公分挽住她纤细的腰身，便可驱散寒气，打破尴尬的沉默。可他就不敢一动，任凭一股热流在体内痛苦地奔涌。

如果雨继续几分钟，也许他要动了，不幸乌云撕开了一条缝，一道阳光从缝隙中钻出来，强烈的光束搜寻着大地，仿佛要查找不规矩的人。

“走吧？”他忽然发现自己的嗓音难听。

她蓦地回过身来，说话时语音带着羞愤：“你看，怎么走？”

看什么？他的心一阵紧缩，浑身一阵发麻。她挺着胸，两只乳房小山似地兀立着，湿透的白衬衫已跟它们溶为一体。“你看。”她叫你看！他的脑袋一阵晕眩，喉咙像被什么哽住，他使劲吞了一下。

“找个地方晒晒，跟我来。”

他爬上路，岔过大路爬上小山，杉木丛中有一片草地。她跟在后面，他听得见她的脚步声。多么想回头望一眼啊！却又不敢。他觉着很苦，恨不能哭一场。

他来到一丛灌木边站住了，不朝后望：“那边有块空地，我在这儿望着。”

她从他面前过去了，没有回答。他看见了她背上的那一条竖着的沟，看见了她的衬衣下摆被搁在臀部之上。他立着，意识仿佛死亡，却又听得见脱衣服的声音。灌木缝隙中露出点点衬衫的白色，裤子的蓝色，甚至还有肉体的说不准确的颜色。那边高，这边低，那边是西，这边是东，阳光将铺在树枝上的纺织物穿透，当他发现缝隙处还有一块红绿鲜艳的颜色时，他感到了眩目，感到了天旋地转。胃部被那股热流挤压得简直要作呕。那副躯体毫无保留地袒露在阳光下！那一块鲜艳的色彩，再清楚不过地告诉了他这一点。阳光穿透了那一块小布，将草木间的一小块阴暗之地变成了令人沉醉的梦幻风景。

西山的太阳东山的虹，让你充分感知世界的伟大，而在树木那边还有一副皎洁如玉的身躯，伟大的世界便包含着柔情。那娇美的她近在咫尺，他的脚却被什么力量上了看不见的铆钉，难以跨越这一步。因此他感觉不出世界的多情，只觉得天地残酷，让他在诱惑中饱受折磨。他的眼在流泪，他的心在流血。

在湿气中夕阳里晒干一套衣服，那要多长时间？她在哪儿用什么方式等待？如果现在自己大胆地走过去，那将如何？……这些问题断断续续涌进脑海，他觉得脑袋里依然电闪雷鸣。

彩虹消逝了。太阳落山了。她轻盈地走出来，脸儿焕发出新浴后的光亮。她瞥他一眼，那一眼爱恨参半。但发现他这么长时间仍定在原地，半步不曾错动时，又不禁大为惊讶：“怎么了，你在哭？……”

“没有，一个虫子。”

“我给你看看?”

“出来了。”

最大的诱惑已经过去了，再上路时他无心跟她身体磕碰，径自沉醉在悲哀中。听见他长吁短叹，又见他沉默不语，她似乎知道他为什么痛苦，却又不能说破，只能希望他自己说出来。她问：

“你怎么了?”

“没怎么。”

“着凉了吧?”

“没有。”

她便不再追问。什么事也没发生，或许不是坏事。但他的情绪分明传递出一些东西，迫使她猜测他想些什么。

到了他家门口，他的母亲问：“怎么这么晚?”

她笑盈盈地回答：“下雨，在人家屋里坐了会儿，就晚了。”

这撒谎的话意味深长，又让他心灵颤动。谎话透出她的心思，也告诉他一个秘密，那就是：我俩本可以创造出更多的秘密的呀！如果勇敢地跨过那一步，这谎话足可以让他陶醉一辈子！但可惜，谎话掩盖下没有一点儿实质的内容。

他妈让他送她一程，他爽快地答应。天黑了可以补偿点东西，但她却婉言谢绝，叫他弄不清她怨他还是怕人议论。

.....

前思后想，他认定她对自己有情。如果主动些，大胆些，她就可以属于他。这将是最后一个星期六，他的爱慕之情，他为她受的种种折磨，一定要倾诉痛快。

她终于来了，乌黑的云把她衬成了月亮。大雨要下就下吧，愿风雨将我和她挤在一起，这次我决不再君子气。他在